

下山頭龍

著 茹 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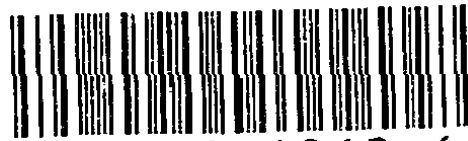
行刊社版出益羣

857.03

853.755

下山頭龍

著 茹 郁



3 0610 1860 6

行刊 社版出益羣

• 1949 •

目次

龍頭山下.....一

鬼門關開放的時候.....八二

龍頭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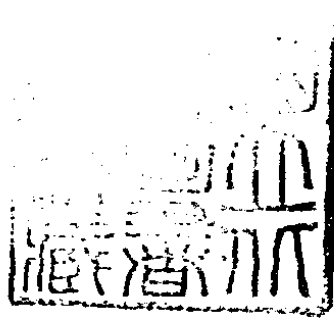
——記一個朋友述說的故事——

我頭上遮着一件衣裳，跟着母親和二個孩子乘坐的轎子後面小跑着，以符合抬轎佬們的健步。

天不作美，在我們回鄉時一落船天就陰暗攏來，到埠頭後，風雨一齊來了，十里老路還得翻一座嶺，又快是天晚了，田埂又泥濘，又仄狹，雖說十年前走慣過的，我也跟不上那乘轎。又再找不到第二乘，我記得，從前在鄉裏覓乘轎很容易，田地裏，小村莊的小涼亭裏，隨處都有閒着的莊稼漢，只要有幾個酒錢，誰都願意抬個短程或來回轎的。

— 1 —

但我一路來留心着，田野裏連人影都望不到一個，雖說是收割過了，但也掩不



掉那荒蕪景氣，走過小村落時，連狗吠聲都聽不見，茅草蓬鬆的小屋子都關得緊騰騰的。

抗戰啊！……從大城市的熱鬧中出來的我，自己嘆息起來：老百姓兵荒馬亂十來年了，到現在還透不轉這口氣來呢！

我又累又濕，但仍然壓不下那團興奮，離開家鄉十來年了，一路走着，一路被從前種種舊事糾纏着，池塘邊的小小樓房，窗門外的荷花香，屋後邊那棵大桑樹，夏季裏樹梢裏檸檬黃的月亮，紅紅的漿汁飽滿的大桑椹……我不覺得就走快了，揭開頭上遮雨的衣裳，淋着，也高興着。

我並不曉得自己為什麼總擺脫不開這種單純的回憶底糾纏？事實上，這十年來無論是家鄉和我自己都經過了多少的變遷和磨難。都不會像想像中那末單純到可笑，但我又無法強制自己去思索別的，我十年前在鄉間過的就是那樣單純悠閒的生活，那時我還是個半大不少的毛孩子哪！

母親的轎子停在一座破涼亭裏等着我，她見我趕到了，就說：

『轎佬弄不清我們的屋，這就進村了，你在前面帶帶路罷！』

我們又走起來，進了一條闊巷子，兩面是一些斷牆頹壁，沒有門戶的空階沿，被大火災毀滅過的村落又荒蕪又淒涼，這些都是敵人踐踏過的仇恨的痕跡啊！

我思索着，猜測着這是村子的頂上段了，從前是幾個有錢有勢的大財主的大房子，那些水磨白牆曾經又光又亮，高階沿上面烏黑的大門鑲着發亮的大銅環，掃得乾乾淨淨的石門檻上睡着肥頭胖耳勢利眼的大黃狗……

母親在轎子裏嘆息：

『毀得真兇啊！到鄉下來一看，才曉得日本人是怎樣侵略過來的囉！』

我看見有些舊屋基上搭着些小草蓬子，裏面住着乞丐般的老弱百姓，却沒有一張臉是我熟悉的。

『難道那些財主們也窮到這樣？』我自言自語着。

但到了村子中段，我明白了，原來有錢人搬到中心區來了，這裏那裏都是新蓋的很好的大房子，照樣在窗口嵌着細鐵柱來表示裏面的殷實，果子樹在黃土矮牆內

伸出肥肥的枝幹來。

但奇怪的是這些大房子也靜悄悄的，走到門前時一看，那些大銅環上各各套着一把大鎖，幾乎統統是鎖着的。

我實在詫異，想不出這是怎麼回事？我們已快到家了，聽說家裏那靠池塘的房子也毀在炮火里，現在伯母一家是住在祠堂旁邊從前堆柴草的老屋裏了，但我在走過池塘時，仍然帶着驚訝和辛酸去看那焚毀的屋基，和堆着亂磚石的廣場，我還看見十年前我手植在屋旁的一棵秋桃已經長大結實了。到這時，我才從一路糾纏着我的舊景像里醒了過來，一切都變了啊！連屋後那棵老桑樹都枯死得剩二個大樑叉了……

我指點抬轎佬，叫他們把轎子憩在靠祠堂的那又低矮又斜傾的老屋前面，幫着母親先抱出兩個睡熟了的孩子，向屋裏闖了進去。

霉濕的滿地雞屎的堂屋裏空無一人，舊板桌上放着瓦香爐，三枝香使得堂屋繁繞着煙霧，香爐旁放着佛珠和一些紙錠……

這時：我十年不見了的老伯母念着佛，從廚房裏走出來：她看見我們，怔怔地站住了；

『客人你找啥個？』

『不認識了？姆姆。』母親趕忙笑着招呼。

伯母拍着手，笑着嚷叫：

『是阿嬤？這真是水冲龍王廟，不識自家人了，我還問……』她話還沒說完。陰暗的屋子裏馬上像變魔術般鑽出一些女人和小孩子來：

『嬤嬤回來啫！』

『阿妹？真的不認識了囉！』

『兩個娃娃那家的？』

伯母揮着手：『去燒茶，去燒茶哪！』她去招呼攜行李的抬轎佬：

『客人：莫忙，憩憩吃茶！』

我告訴她，兩個轎佬說好是要待一餐飯的，她馬上帶着極大的驚惶把我一把拉

進廚房，小聲問我：

『你講了價錢沒有？』

『十八萬，一個人九萬！』我笑着回答，望着她和十年前一樣大驚小怪的神情，覺得好親切。

『十八萬？還要待飯？你這個傻子！』她大聲責備我，手指在我鼻尖上。我身邊擠着的一堆人都嘖嘖嘆息；

『好生意啊！現在一乘轎，從前幾畝田都買得了！』

我莫明其妙地替轎夫分辯：

『好多路啊！回去吃飯那裏來得及？』

『這些路算個屁？』我身邊一個黑黑瘦瘦的男孩子大聲說：『我割草都走得廿來里不回頭！』

伯母瞪着眼，把那孩子一把拉過來，用手戳着他的額頭：

『叫孃孃哪！這麼大人，一點道理都不懂，讀書讀在狗肚子裏的？小死屍！』

她一面又吩咐媳婦盛冷飯給驕佬吃，一面在人堆裏拉出七八個小死屍來叫喊我，那些孩子一個個黑瘦，骯髒，掛着長長的濃鼻涕……

『到外面要喊阿婆！』她帶着他們拐着對小脚走出去了，留下三個女人在廚房裏慌亂地燒茶，弄飯……一屋子都是煙煤！

我也隨着被煙趕了出來，看見伯母正抱起我的小女兒來逗弄。

『這是？……』她看着問；『你的？哈哈，都做了媽媽了嘿！還不想爬樹摘梅子吃？』……她沒說完，就把孩子抱進里面去了；

『你們都來看看，』她嚷着媳婦們；『人家怎樣養孩子的？頭是頭，面是面，白白胖胖。那像你們一個個糟得嚇煞爺王爺？』

我聽見小女兒哇的哭起來了，趕緊走進去，看見伯母正在和他親嘴。

『是不是肚裏飢了？』她追過來給我，笑着問。

『她不喜歡人親她的小嘴嘴，』我哄着孩子，一面回答。

『講衛生嗎？哈哈……』伯母又笑着出去了。

這次她拉過我的小孩子來，仔仔細細地端相後，接着點點頭；

「這可是像我家的種子，黑瘦黑瘦的，眼睛和爹的一模一樣……這件大衣好神氣，穿得像老爺了！」

她又轉向我母親，一面坐下來：

「阿嬌，我說：也十年來不見面了，你在外面當老太太當夠了，想回來看看？我以為你們不會來的呀！鄉下如何住得便？……」她看看堆在地下的行李，又說；

「也好啊！老兄弟倆打夥去了，現在老妯娌們也該聚聚頭，住下罷，住下來唸點經，燒燒香，打點打點下一世。這十年來過得像地獄裏啊！……」

她說着，眼淚就落下來，這是難免的，這十年裏，伯父首先死在敵人刺刀下，大堂兄是前線戰死的，大堂妹逃難出去，中途就病死了，這些傷心事見到個親人怎能不訴說呢？

「我們大房是太慘啊！」伯母老淚縱橫地說。

兩個抬轎佬吃完了乾菜冷飯從廚房裏出來了。伯母趕緊擦乾眼淚站起來：

『客人；坐坐吃茶再走，慢待你們了。打仗把家打得個七零八落，從前，我家雨齋先生出次門回來，那個佬大哥不是搶着去抬他，如今，見笑你們啦！雨齋先生遭了那樁事，家里一連串的不順利……』

兩個轎佬坐在石門檻上吸煙，也真心真意地笑着說：

『說起雨齋先生來大家都清楚了，那年發大水，車路不通，也是我和死掉的哥子抬他老人家回來的，那年是從城裏帶回來的紅燒牛肉下酒，把我都灌醉了才回去，好像那個堂屋不是這樣的……』他打量着屋子疑惑地說。

『房子燒掉了，老來顛倒吃苦啊！就在我家老先生被日本佬害死的那年燒的，因為過了游擊隊，日本佬一把火燒了半個村莊……你們那裏如今鬧不鬧共產？』

『怎麼不鬧？你老人家想想，日本佬來了這些年頭，那家不弄得家破人亡啊？說是和平了，總想過些像樣日子，透一口氣的，如今連這點也沒想頭了，圖個啥？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總要尋出一條活路來走囉！』

另一個敲敲煙管，站了起來：

『吵擾了，先生婆！』

『再吃碗茶去！』伯母說。

『走了，走了！摸黑要戒嚴，沒的被自衛隊捉着敲一票，犯不着……』

『倒是真的。辛苦你們啊！』

抬轎佬剛走出，一個差不多是裸體的年青莊稼漢就跨進門來，他背着個水車軸，一手提着個竹簍，渾身都是泥漿水。

『阿發回來了？快去洗洗，換件衣裳來見客！』伯母說。

年青人放下竹簍，背着水車軸頭也不拉地向後面去了。

伯母拿起那魚簍來，張望了一下：

『倒捉得些小鯽魚，晚上好待客了……』她放下魚簍，走近我和母親低聲說話，一面向廚房門努着嘴：

『進去的是小玉她男人，阿嬌；我想來想去，那時二小鬼走得這樣遠，大小鬼遭了事，和平又盼不到，家裏要個人照料，嫁個百姓也好……多少人家把女兒送給

過路的軍人做老婆，爲了省個吃口呀……人倒蠻老實的，也是好人家子弟，張家山還有間房子。就是我不放她兩口回去，兵荒馬亂，我是嚇破了膽的！……」

我很佩服伯母的實際打算，從前爲大女兒選女婿，高不成低不就地拖了幾年，又要門第，又要是讀書人。想不到現在却把個小女兒嫁給個種田的。

「田呢？」伯母又說：「反正除了幾畝祭祀田，祖上也沒留下什麼了，可總有這些張嘴撐着要吃哩！二小鬼寄幾個錢回來，還不夠她老婆兒女嚼糠，他呀，一和平，趕不及把她們往家裏送，到像家裏有幾個米倉的米在發霉似的，就不說問問這付千斤担子叫人怎樣挑？」

「不容易啊！」母親替外面的二堂兄辯護；「當個公務員，也虧他拖着大小七口混過這七八個年頭來的，外面不比鄉下，那樣，那樣都得掬錢去買，薪水又少，除非你貪污……」

伯母憤然地搖頭，一面放低了嗓子說：

「上邨的饒老頭他小兒子，聽說在那個機關裏混了幾年，現在起了老大新屋。

人家怎麼弄的？他就沒想想老爹這樣死了，連道場都沒做過，我做了多少次夢，見到他血淋淋的樣子！阿嬌；冤魂不得超生啊！做兒子的心上怎樣過得去？」

『水陸道場嗎？』我問：『這些迷信事上化錢？』

『省得了嗎？』她悲憤起來：『你沒得知你伯伯怎樣死的？死屍停在門外三日三夜才埋。你還能叫他永遠不落家來，拿點吃的用的？橫死的冤鬼，進家門要挨門神打的！』

『我就不信』：她的大孫子坐在門檻上插嘴：『他不進門，你又怎樣夢見他？』

『你多嘴？』伯母趕過去在孫子背上戳了一拳：『你不去檢檢豬屎，懶得生蛆……』

『這是大龍嗎？也長得快成人了。』母親愉快地問。

『大了，大了，……回來的時候，像一批難民，如今好容易一鍋飯一鍋粥喂得有一個人樣子了，這樣大的人一天三頓白嚼白長，田裏地裏一樣都不來……』

『難怪，外面跟着爸爸，舒服過來的。』母親看着解圍。

「屁！阿嬌；聽說有一天家裏來了幾個同事的，他爸爸怎樣說？」這是公家撥來的小勤務！」你想想！」

「說玩話吧？」母親問。

「玩話？」小鬼那脾氣你還不曉得？好強，要面子，連分寸都沒有了，自家兒子……」

「媽媽」廚房裏在叫；「你老人家來看……」

「你們就安排不好了？」伯母站起來，大聲罵：「媽，媽：老死屍一天躺下來，看你們怎樣當家？」

「看樣子家裏也難度日，交點錢給她，雖說沒分家，也不好依靠她的，孩子們給個見面禮，讓他們歡喜歡喜也好……」

我點頭，從皮包裏掏錢，數了五十萬作一疊給伯母，其餘算着一個孩子給二萬，但又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小孩……

伯母手裏抱着個嬰孩，從廚房裏出來，看見我手裏拿着錢，她又遲疑着又向裏

轉身。

我追着她，紅着臉把錢塞在她手裏，並且低聲向她解釋我的意思。

她推讓着，大聲說：

『我不要，我又不少錢用！這是自己家裏啊！』

『你收下，』母親勸着；『姪女也是自己兒女一樣，貼補家裏是應該的。』

『好，我收下，你們要用時間我拿……』伯母把嘴貼到我耳朵上來：『我把它藏好，這裏三日兩朝過兵，你沒見上段有錢人都逃空了？』

『怕兵嗎？』

『兵也怕，還有「金蕭」……』

她扯着我走出大門，指着橫在左邊的一座雄偉的大山嶺；

『你看；那邊；不是有三個大砲樓在嶺上嗎？還是日本佬造的，爲這把幾家村莊的漢子都征光了……現在是「金蕭」的什麼根據地？』

『金蕭？』我不解地問。

『是金蕭支隊。』那個黑黑瘦瘦的大龍提着個豬屎簍箕在旁邊解釋；『是金華蕭山區的人民武裝……』

『哦……』我看他，他正在看那築着砲樓的山嶺，臉上帶着天真的嚴肅。

『是啊！金蕭……』伯母說：『你們回來得不湊巧，鄉下也沒個安全處，過一天算活過兩個半天。』

『他們打攪老百姓嗎？』我驚奇地問。

『打攪老百姓的倒不是他們，是那些斫頭的鄉自衛隊，隔不了幾天來一批，要吃，要喝，要住，搜羅到什麼都拿走，村裏一共幾十家人口，那裏喂得起？一不如意，殺人放火都幹得……』伯母不住地搖頭。

『和金蕭開火嗎？』

『開火？』祖孫二個同時笑起來：『他們有胆子嗎？人家金蕭白天又不出來，你搜也搜不到他們，到了夜裏，這班自衛隊吃了早夜飯趕緊回隊本部鑽窩去了，就是要在村裏歇，也是東家一個西家一對，賴在老百姓家裏，到天亮沒事，乘機就打』

劫一伙，你叫冤都沒處去叫。」

我又仰頭去看那綿亙在不遠的大山嶺，這座山是我熟悉的，在小時，我成天去上面玩？我想到那些險阻的小道，深密的林木，和像諸葛亮佈下的八卦圖般奇異的大石頭堆，想不到現在却成了人民武裝的根據地了，家鄉啊！你到底也進步了啊！……

母親也躡出來看風景，我興奮地告訴她這消息。母親欣慰地點頭，隨即又小聲問我：

「那末；我們這裏能不能住？不是說有兵？」

「不要緊，這裏到底是自己的家鄉，人家不會想到那麼多的。」我笑着安慰她。

「但是……如果……」

我看了大龍一眼，這孩子還坐在大石頭上專心一致看那山崗上的大砲樓，大眼睛發亮，出着神……

「看情形再說！」我小聲回答母親。

伯母在裏面叫大龍，他答應着。悵悵地站起來走進去，隨即又拿小刀和籃子出

來，向池塘邊燒毀了的屋基走去，那邊現在開成小籬笆欄着的菜園了。

『割菜嗎？』我跟上去問他；我也去看看。

他笑了笑，不說話，我們走到菜園裏，我幫他摘着新鮮的小白菜。看他仔細地把有虫的葉子從每棵菜上剝去，又拔去莠草，做得又細心，又熟練。

『你見過金蕭沒有？』我問。

他搖頭，嘆了一口氣；

『他們和老百姓一樣，日間也在田裏地裏的，晚上戒了嚴，有時候我聽他們走過，婆不叫出去看……』

『你讀書嗎？幾年級了？』

『讀的，還祇四年級，我在重慶沒書讀，爹叫幫娘煮飯帶妹妹……那時爹一月沒幾個錢，很苦。』

『當勤務！』我開他的玩笑。

他沒作聲，紅着臉割菜。

「功課忙不忙？」我問。覺得自己不該和這孩子逗弄，他顯然不滿意他爸爸那種自私的支配，祇是他明白環境苦。

「上半年課，半天做莊稼，車水，耘田，割草，還得砍柴，一天一擔……」

「規定好的？」我驚奇地問。

「婆規定的。」

「你慣嗎？」我問。知道他從四歲上跟爹逃難出去，回鄉也不過祇一年多。他沉默着。

「我到家第二天，婆交給我豬屎耙，彎刀，扁担……」他自言自語，眼睛憂鬱地望着那築有砲樓的龍頭山。

我覺得無話可說，祇幫他提着菜籃走回去。

吃夜飯時，天已經黑了，但鄉下人家習慣飯桌上沒有燈的，小姪覺得不慣，吵着要開電燈，伯母問清楚原因，就去點燃一盞菜油燈，把它放在桌子中間。

伯母曾經說過阿發車來的鯽魚待客，但不知爲什麼吃飯時並沒有魚見面，祇有

兩碗小白菜，一碟鹽蘿蔔。

伯母把白菜挾給小姪，但他繃眉，統統把它撥出碗來。伯母放下筷子，用手抓起來塞在自己嘴裏，一面笑着向我們伸舌頭：

『怎樣？不吃菜的嗎？』

我和母親抱歉地笑了。

『你們慣得太利害了，難道常年吃魚肉？』

『小孩要吃好些，他們身體裏需要各種肉類營養，起碼每天要有二兩肉或者魚吃才對！』我不加考慮地說。

伯母默然。我回頭去看那些孩子們的小木桌上，却祇放着一碟爛鹽菜，桌角上是一桶冷粥，大家都搶着在盛。

我也沉默下來了。

在小女兒睡醒時，我爲她沖了奶粉，也給了小姪一杯。看着那些黃瘦的小孩們，我歉然地覺得看到了整個戰後凋零的農村，那抬轎佬說得不錯，現在活路只有

一條啊！

伯母嗅着那氣味，縐着眉頭問；

『這是啥？』

『牛奶。她短奶沒好久，還不大吃得飯食。』

『我聞不得那股牛騷氣；』伯母皺着鼻子：『怪不得我剛才和她親嘴時覺得有氣味。這大的一個也吃？』

『吃的。這孩子先天後天都不足，他媽媽懷着他時奔波得太利害，生下來也沒法好好的養，所以身體單薄，』我不加思索地告訴。

『不是說你嫂子在教書嗎？過得也這樣苦？』

『是啊！』母親趕忙回答她：『她身體不好，自己時常生病，孩子祇好叫我招呼。』

『阿嬌：一代管得一代，你真是有耐心！那末，他爹現在又在那裏？』

『當個公務員，老地方！』

「錢總有寄來你做娘的用吧？」

「那是有的。」母親苦笑：「要負擔弟弟妹妹讀書！」

「阿嬤：我說啊！女兒怎樣也是人家的，廿來歲了，讀個什麼書？你也算福氣，打了這些年仗，仍然團團圓圓一家。我呢？祇留得一對人了，還都不爭氣！」

「你看看後面那一大羣！」母親鼓舞她說。

「都是飯桶！」她揮手，憤然了：「養不活啊！這年頭，連喝粥都難呢！」

母親也默然同意。伯母說要替我們架床去，就提著油燈走了。黑暗裏，母親一面搖著孩子，一面輕聲說：

「你千萬別漏出你哥哥他們的事來，傳出去，鄉下也麻煩的。」

「我知道了！」我答應著，從門洞裏看著在星光下那座黑黝黝的龍頭山嶺，這種時間正是他們活躍的時候了，我想著也在這樣的大山嶺裏的哥哥，弟妹，和拖著第二個孩子的嫂子，忽然有些嫉妬起來，眼面前一老二小牽得我一動也無法動，這一年多祇為著生活奔波，還到處就心受到狗腿們的迫害，如果是我獨自一人的話，

我不也爬上這座龍頭山？……

我看見外面石頭上坐着大龍那孩子，他膝上睡着最小的妹妹，星光下他又黑又亮的眼睛也在望那山嶺，他想些什麼呢？這個有着大人的嚴肅味的孩子。

夜裏，我和母親兩個孩子睡在一副板床上。這個用竹片隔出來的房間一共放着三張床，靠近我們是二堂嫂帶着三個孩子，另一張靠門放，是大龍領着兩個妹妹睡。隔壁，兩隻豬通夜在唔唔地覓食，蚊子從帳子的破洞裏鑽進來叮人，使我無法熟睡。

半夜了，我聽見二堂嫂起來點燈，輪流地拍打熟睡的孩子們起來小便，一面從竹籬裏掏出桑葉來，用刀把它們切碎。

『喂得有秋蠶？』我從蚊帳裏伸出頭來小聲問她。

她回頭，輕輕地說：

『你睡不好嗎？』

我起身來，幫她整理桑葉，很想和她談談，燈光下看見她老了很多，瘦得怪難

看了，但十年前，她是個活潑快樂的姑娘，十八歲做新媳婦，有一副成天笑瞇瞇地逗人愛的紅頰圓臉蛋。隨便做什麼事都起勁，又快又好，她常常不離嘴地低聲唱着山歌……

她把切細了的桑葉撒到蠶身上去，一面低低地說：

『阿妹：回家來怎麼住得慣呢？你兩個孩子要弄糟了，你看我啊，白白胖胖的一羣孩子帶回來，現在一個個剩得一副骨頭了，婆還成天吵，說我不叫他們幫家裏做事，沒個教條，你也想想，除了大龍，兩個女還不到十歲的人，你怎好磨折她們？已經夠苦了啊，摸蠶繭，推麥磨，趕鵝，燒火，什麼不是她們在做啊！這樣小的人整天屁股不許挨板凳，怎樣大得起來？』

『他現在有錢寄回來嗎？』

『有是有的，一寄來，婆就拿去說還債務去了，我帶着孩子剛走到，就把一本債簿交給我，還三年五載也還不清，我剛說了一句，那裏欠了這麼些？婆生了氣，罵開人了，她說：去問你家男人呀！打仗打了這些年，家裏傷了幾個男人，連

信息都沒一個回來，祇養肥了自家老婆兒女。老娘賤骨頭，餓死鄉裏也沒人問一聲，總要借來嚼下去呀！倒曉得一和平了，趕緊送七八張嘴回來，顛倒叫老的來養……阿妹啊！我有法子，也不在這家裏吃這口苦飯，硬起頭皮聽罵聲過日子了，再說：孩子也不是我娘家帶來的油瓶，好歹也是他家裏人哪！孩子有什麼錯呢？抗戰八個年頭，都是自己嘴裏手裏省出來喂養他們的，他爹連正眼都不看，倒好像全是私生子似的……」

「他現在怎樣？」我問，意思是指她丈夫。

她看四圍，用手扯了扯我的衣角：

「阿妹：你就沒聽說？……」

「什麼？」

她嘆了一口氣，「三個月沒信息回來了，聽說江西××總署解散啦！他是留着辦結束的，現在不知怎樣就沒消息了，而且：在外面弄了個女教員……」

「哦？」

她扯起衣角來來擦眼淚：

『阿妹：這八個年頭我和他拖着羣小鬼到處跑，雖說苦，總還指望勝利來過些好日子的啊！那知就從重慶回上海的船上，他就和我講起條件來，他說：我們的婚姻是爹作主的，在當時並沒得到他同意，現在爹死了，算他盡了這幾年孝道，沒違背他的意思。他說：你學問太差，人又見不得大場面，還是帶着孩子回鄉的好，不然，離婚也得，聽我的便，他不少我吃穿，就不教我跟他在一起叫他丟臉……』

『胡說；』我生氣地問：『他不想想你和他都有了這末些孩子，還想不承認夫妻關係？』

『他說：上海他有個要好的女朋友，等了他十年了，現在他要和她正式結婚，因為她是教會學校讀書的，懂英文，會交際，想辦個學校，要找他幫忙，因為他是從重慶回去的人，在上海吃香，這對他和她都有很大的好處，他們算是倆人合了作……』

『笑話！』我皺了眉說。但心裏却想着像這類事情現在的確太多了。

『我到了上海，在旅館裏住了一晚，他去把那女的帶來了，當面問我，你同意不同意？事到臨頭，我祇好點頭承認，自己眼淚往肚裏落啊……』

『那女人說些什麼呢？』

『她怪驕傲的，看了看一羣孩子，她連笑容都沒有地告訴我：孩子是國家的小主人，你第一要好好地教育他們才行……』

『放屁！』我說：『這算什麼官腔？』

『我直哭了一夜，第二天他一早回來，把我們送上三等車，還叫我別把這些事往家裏說起，他說我眼光淺，思想幼稚，什麼事都會弄糟……』

『你就這樣好說話？』我看她，咬着嘴唇：不忍太埋怨她的糊塗。

『阿妹：我有什麼法子啊？你想：我跟他那些年，一年一個孩子，他收入少，脾氣又大，伺候一個不如意，連孩子帶大人都罵個不完，我整天埋頭做事都來不及……祇怪自己爹娘打錯算盤，把我許個讀書人……』她眼淚落在桑葉裏了。

廚房裏，伯母的聲音喊起來：

『二婆娘：你飼蠶完了還不睡？半夜三更耗油耗燈草，有多少話談不完？明天就不做人了？』

她趕快和我搖手，自己吹了燈上床去，我聽得她在拍打孩子的屁股，喃喃地罵：

『又尿了一床，小鬼，灌許多稀粥，床都要冲跑了！』

我嘆息着，勉強閉了眼睛。

天還沒亮透，堂嫂的小女兒在床上哭，把我們全鬧醒了。堂嫂早就起來，剩着個孩子獨自在床上爬，我聽得伯母在堂屋裏罵人：

『小死屍呀！沒碗地塞，吃不飽的飯桶。還不趕快上山斫柴去？做娘的也不說他一聲，寵得個沒來由，他呀！才不會叫你當太娘娘呢，用不着這樣可惜他！』

堂嫂跑進房來，燒火燒得滿臉通紅，揭開帳子，把個才七歲的小兒子拖下地來：

『起來檢豬屎去呀！』她低聲恐嚇着，『婆要來打屁股了呢。』

小孩子眯着睡眼，摸着屋角的猪屎簪箕，小耙子，趕緊溜出門去了。

我起來爲孩子們拿餅干，順便抓了一把給堂嫂的小女兒，却看見她撒了一床屎，堂嫂早走出去了。

我喊着她，走進來的卻是伯母，抱着個小外甥，她看見小孫女手裏的餅干，一把就奪了過去：

『這是你給的？』她問我：『一早起來就吃，吃慣了怎麼辦？由她去哭就是了。』

但女孩卻哭叫起來，她憤然擲給她一片，卻正好掉在屎裏。

『不能吃了！』我笑着說。

『由她，有那種嬾娘，就有爛女，清清早起不說先抽小孩的屎尿，沒見過這樣養孩子的！』她一面說，一面把餅干放在嘴裏嚼爛，哺給小外甥吃。

『你看看，他都會吃了，這孩子聰明，什麼都懂。』

忽然她趕快吐口水？

『一股牛騷氣，怎麼？又是牛奶做的？』

『是呀！』

『要命的，我早上吃素呀，罪過罪過！你怎麼不早說？小玉啊！……』她吐着唾沫，一面叫女兒：『你還不來把小鬼抱去？拿點冷水我洗口！』

我的堂妹癩怠地看着走進來，一面扣衣扭，是剛從床上爬起來的樣子。

『拿點水來，快點；我都要嘔了！』伯母笑着罵：『癩貨：睡不夠的！』

等女兒轉背時，她又解釋着：『孩子夜裏要吃奶，沒舒服覺睡了，做娘不容易啊！』

冷水拿來，她把孩子和餅干一起交給女兒：

『嚼嚼爛喂他，蠻會吃呢，餓不死了！』

她去外面嗽口去了。

堂妹傻笑着，坐在我床前吃餅干，吃得很香甜，隨手抓起我小女兒的一頂小紅帽子來，把它套在自己兒子頭上去：

『倒怪像人呢！我們幾時也去買它一頂……』她把孩子舉起來，端詳着他說。

『你就把這頂給他帶就是了，我以後再買過。』我無可如何地說。

她馬上站起來，把帶着帽子的孩子舉了出去，我聽她喊着：

『媽媽：你不來看看？孃孃送了小紅帽帽……』

我和母親相視失笑，母親向我瞬着眼睛：

『再給她些餅干，可憐一塊都沒到嘴過！』

我遞餅干給爬在床沿上掛着二行淚水的小女孩，堂嫂也進來了，她把她抱下地來，一面叫着十歲的大女兒：

『阿香！你把妹妹帶到池塘去洗洗身子！』

『我要趕市去了，婆要罵的。』

『你不怕凍着她，一清早去池塘裏洗身。』我問。

『婆不許用熱水，她說柴貴，大冷天都是涼水洗的。』她輕聲回答。

『也危險』，母親說：『叫那樣小一個姊替她洗，萬一掉下池去呢！』

堂嫂攤着雙手訴苦：

「婦婦我天沒亮起來到現在沒空過，燒粥，喂豬，飼鵝，舂米，婆說我們娘兒們人多要吃，什麼事都要我去做。你看看小妹睡到這時起來，兒子成天是娘捧着的，還說她可憐，晚上睡不好。誰又晚上睡什麼覺？飼蠶，抽尿，睡得遲起得早，我成天像在雲裏霧裏過日子……」

「大龍呢？」

「斫柴去了，斫完柴才准去上學呢！」

「這裏離山裏有廿來里啊！」我想起自家的柴山來。

「他也掙扎慣了，好歹都埋着頭做。你瞧老大的寶貝兒子，說他可憐沒了爹，比大龍祇小得一歲，成天吃了飯滿處閒逛，娘兒兩個睡到日頭晒屁股才起來。」

「伯母對大嫂到不錯！」

「是啊：打仗時爹沒了，就剩得她們三個，總算是一塊苦熬過來的，現在被婆抬高了身價，說是當初虧她做活養一家吃口，要叫她好好將息了，連燒回火都說閑

得腰疼，家裏大小凡百事件都堆在我一個人頭上……」

「二婆娘啊！猪食都熬乾了，你在做啥？」伯母在廚房裏叫喊。

堂嫂提着孩子跑出去。母親坐在床上，不住地搖頭：

「好好一份人家，成天吵得天翻地覆，三個人六條心腸！我真看不慣……我說：你原說來鄉下養病的，看樣子也不成，不如自己找個房子住開去的好。這裏空氣壞，人雜，在一起吃飯簡直說不上營養，看着這些人又煩……」

「再說！」我笑着回答，知道伯母那性格，怕她犯疑心。

「不行啊！你身體好了，可以遠走高飛，不要耽誤了自己的事，等我來和伯母商量……」

我沒說話，也同意母親的打算，來鄉間原是因為舊疾復發，被母親逼着來休養的，原說一面養病，一面也靜靜地寫點稿子，同時，也可以避免一些脅迫，當初和母親商議過，等身體好些就留她們在鄉下自己先走，我渴羨自由天地，渴羨戰鬥生活，那種無恥的反動的迫害越來越緊地使人窒息，我不願意再作無力的困居了……

我抱着小女兒，走出門去叫她看池上飛翔的白鷺，這些十年如一日的景物叫人看了痛心，由這裏出去時我還是個無知的小姑娘，經過了十年奮爭，我帶回怎樣一個自己呢？望着陽光下的龍頭山，我聽得到自己人的招喚，我想剝下一切偽裝追上去……

遠遠地，是大龍挑着柴擔回來了，柴把比他本人大二倍，他吃力地一步步移着身子，腰裏的彎刀在陽光中發亮。

看見我，他停下柴担，趕緊跑攏來：

『孃孃：我看見他們了呢！』他興奮地大聲說。

『誰啊？』

『金蕭呢！我去斫柴，聽見有人在草裏低聲說話，等我走近時，忽然一個莊稼漢打扮的從草裏跳出來，用鎗指着我……』

『喔！』

『後來他看見我人小，倒笑出聲來了，一揮拳頭呀，草裏變把戲樣鑽出許多人

來，都有鎗的，背上縛着樹枝枝。我說：你們幾時進村呀？他們問我，村裏現在抽不抽丁？有沒駐兵？割稻時自衛隊強征得去的一批軍糧放在那裏？我都照實說了……」

『他們怎麼講？』

『他們怪和氣，一點不怕人，幫我結結實實斫了一担柴，還講他們的事給我聽，像我這樣大的他們那邊也有，叫做小鬼，也會打仗……』

他興奮得眼睛發亮，抓着我的胳膊：

『孃孃：可不能和人說，懂嗎？』

『我懂！』我笑着答應。

他拭了一下汗，沉思了：

『不知他們可要我當小鬼？……』

我拍着他的肩，正要說話，却聽見伯母的聲音在家門口嚷了起來：

『大龍啊！你不把柴攤開來晒晒？倒自在呢，先息着了，算交差了嗎？』

我帶着微笑，望着急忙走開去的瘦小精悍的孩子，想不到十足小官僚氣的父親，竟有這樣個勇敢積極的兒子。我想着我那位堂兄，虛榮，自私，狡滑，會鑽營，會打算，絕端地反動，投機，是典型的統治者們忠實的狗，如果他知道了自己兒子頭腦裏的念頭，他會？……

伯母喊我，抱着外甥向我招手：

『來來：我帶你看一處房……』

我知道母親已經向她提起過另行分居的事了，就看着跟她走。

她帶我走進祠堂，摸出個鑰匙打開廂房門，我看見裏面堆放着滿滿一屋乾柴。

『怎樣？』她說：『把這房騰出來你住好吧？』

我熟悉這屋子，從前大熱天時我們一羣孩子愛來這祠堂屋裏睡覺乘涼，房子寬敞，明亮，用來堆柴實在可惜。

『現在好多人都住祠堂，搶都搶不到的；』伯母說：『那年家裏燒掉時，我拉着保長硬要下來的，多少人看了都眼紅。』

『那你爲什麼拿來堆柴？』我忍不住問。

『難聽的，呆子：雖說我們窮，你堂哥在外面還究竟有個不大不小的場面……你媽說要租屋，這時可租不起，起碼十担穀子一年，房子太少呀！錢不好留着買米吃？再說：傳出去了，惹壞人起眼，這年頭，就是有錢也得裝三分窮！』她扯了扯小女兒的紅毛衣：『好衣服也少穿，人家看了要打壞主意的……』

『哦！』我應着她：『這柴又搬到那裏去？』

『堆個篷子，喔：不好的，那些斫頭的自衛隊一來就會把它統統燒火，我另外再想法，不能放在看得到的地方的，那班斫頭的啊，無法無天，連人家的門板都會卸去燒火的；隔壁瞎子婆婆的壽材板，好容易用二担穀兌得來，沒幾天就叫斫頭的背去了，瞎婆子氣得睡了半個多月，槌床搗枕地叫冤……』

『有這些柴，不要叫大龍去山裏斫了，留點空多認識字也好！』我說。

她看了我一眼，扯着我低聲說：『小孩子教他偷懶不得的，現在柴好貴，買都買不到，自衛隊下鄉來，看見深山裏有男人就當金蕭捉。小孩沒要緊，說他去做，

讀書有啥用？還是做百姓好，識幾個字亮亮眼睛算了，當真還要去考狀元去？你看他娘，外面住了那些年，拿起筆來就像比擎千斤槓子還費力，是這樣的廢料，像娘種子，讀煞都不相干，我是一心一意要他當莊稼了，現在雇個人好難，你走遍石板路，見過幾個壯漢子？」

『好吧，幾時搬房？』

『日頭當中沒啥事，教二婆娘兩母子來弄。』

『大龍要讀書去！』

『他啦？他讀書是偷懶，鬼混，讀一天息兩個半天。倒是大佬那種子聰明，上學不耽擱課……』她嘆了一口氣：『大婆娘一個沒嘴葫蘆，一年到頭病歪歪，我明天作個主，叫小龍跟他二爹去外面上學去，他爹死得苦，就剩那麼個根，委屈他不得了。』

我笑着，逗引小女兒在祠堂石板地上學走路，看見大門上掛着幾塊牌子，又是鄉公所，又是保辦事處，又是征稅處……我皺了眉頭：

『住在這裏也不方便，』我說：『萬一有些什麼事……』
『怕啥？』伯母說。一眼看見兩個胖子走進大門來，她忙着和我瞬眼睛，趕緊鎖了廂房門，抱起外甥和我回家去。

到了家，她才說：

『那是自衛隊的兩個長官，來鄉公所沒好事的，不是要錢要米，就是要抽丁……』

她話說未完，街上響起鑼聲來，有一個衰老的嗓子大聲在嚷些什麼話？……
伯母聽清楚了，重重地嘆了口氣：

『是吧？又是抽丁，抽丁！你不看看村裏還有幾個男人啊！』

『人都到那裏去了？』

『跑的跑了，抽的抽走，上山的上山，田地都荒完了，人也快餓死啦！還要抽·征·刮·老百姓油都擠乾了啊！……』

正說着，從祠堂裏走過來一個白臉漢，笑嘻嘻地，一直跨進家門來了？……

『哦！哦，阿興保長：你有空來坐坐？』伯母趕快站起來，我看見她臉都嚇白了。

『公事啦，大娘：你家妹夫是壯丁，該到祠堂裏抽籤去了啊！』

『怎樣呢？他自己在張家山有家的，沒幾天才交了壯丁費，不信，還有個收據你看，小玉：你把那單子拿來，倒茶啊，二婆娘……』

保長看着，搖了搖頭：『不成哪，大娘，人是在本村裏，戶口上也有名字，上頭查起來默道我……去抽抽看，叫我好交代！』

『那不是多化了這冤枉錢？保長：道理說不通的，你也知道我的家境，一次又一次化這些買命錢……』

保長皺着眉向外走：

『我還要去幾家催催人，你到祠堂裏來談好嗎？哦……你家來了客，也要去鄉公所報一報，領張身份紙，要交二萬塊一個人，連小孩都要報的。』

伯母呆呆地看他走了，拍着手說：

『怎好？叫阿發躲起來吧！』

堂妹抱着孩子撅着嘴：

『我早說過，不要去張家山交錢；你不信嘛，默道他們放得過你？比鬼門關都要緊，這些催命鬼！』

『有多少人抽簽？』我問。

『那裏是抽？都是做好圈套，阿發是外村人啊！說不定就是看中了他……』伯母瞪着眼呆呆地說。

『你還不去鄉公所打聽，』堂妹頓着腳：『光在家裏說白話有啥用？』

伯母躊躇着，換了件乾淨布衫去祠堂裏打聽去了。

我和母親商量着去領身份證，寫好一張名單，準備伯母回來時交給她去辦手續。

伯母沒回來吃午飯：她過了好幾個鐘點才愁眉打結地走回家，一進門，先望着大家嘆了口氣：

『好說歹說都不行，現在商量好了，八個壯丁每人拿出五十萬來買人頂替……』

『見鬼咯：打半年長工也不夠這數目，認真是要逼人上吊？』堂妹憤恨地說。

『說呢？可總不能說讓他抽吧？我都承認下來了，你爹死了這些年，這村裏那個不看我一家老小好欺負，教我一把年紀還受污罪，我的天呀！你不早些來喊我去，留下我活煎熬啊！……』伯母說着說着就哭了，喊着死去的伯父。

堂妹瞪眼望着她娘，隨後一扭身子走進房，也哭出聲了。

我和母親勸着伯母，既然已答應了，就把我拿給她的那五十萬先去交掉，家用沒錢再由我設法，何必爲這事傷心……

她醒着鼻涕，呆了半響，走進房去和堂妹商量了一陣，隨後拿着款子重新到祠堂裏去，我也交給她錢和名單，請她順便領身份證。

她回來時，仍然傷心那五十萬意外損失，提不起勁來：

『二担穀哪，夠大大小小嚼一月了。沒現款的限明天兌穀交去。這是斫頭的老法門啊！收了幾粒莊稼，他天殺的就有本領挖你們個空！二婆娘！泡碗冷飯我

吃。」

『煎個蛋你下飯？』大媳婦問。

『你呀？別再拆這份窮家業了，市裏雞蛋一萬賣八個，留着也好賣幾個錢，正經連飯都要沒得吃了……』伯母指着媳婦們罵。

二堂妹捧出一鉢水泡飯來，盛了一碗給伯母。

『你發啥瘋？泡這些飯，難道我是豬不是？』

『妹夫在田裏呢！』二堂嫂說：『日子那樣長，肚裏也飢。』

『喔……』伯母啜着湯水，想了一下：『自己一家人，沒得送去他也不好怪得，你不看如今連雇人割稻都沒得點心吃？幾粒米省死省活，都省到糊獃肚裏去了……不得好死的！』

『糊獃？』母親大大地詫異了。

『自衛隊啊！』

我也笑起來：

『鄉下人好打發哩！不然，軍隊靠誰養？』

『誰要他們？天曉得，害民害國正是這班人，二小鬼要回來時，我倒要勸勸他，穿上套獅猴皮，叫人罵幹啥？不如回家來種田……』

『種了田好交軍糧？』我笑着提醒她。

『這年頭，叫人鑽地洞都沒路了，怪不得天下要反！』伯母嘆息着說。

我站起來，決心走出去看看村裏的動靜。順着石板路往市場上走，到處都是一堆堆老弱婦孺在議論抽丁的事，男子們則帶着憤怒的眼色在沈思，整個村莊都罩在一片無聲的仇恨中……

我走到市場裏，看不見有做賣買的店舖，祇有幾個小姑娘在賣炒豆，爛果子。有一個半開舖面的小店裏有鹽魚和掛麵，一個大肚子女人站在門口，彷彿隨時要掩進去關上門似的。

我在這店裏買了一點掛麵，問那女人

『你爲啥不開了大門做生意？』

「你是那來的客人？」她精細地盤問我。

我告訴了她。她笑着點頭：

「我和你講，姪姑娘：那些自衛隊三日兩朝來買東西，說買是嘴裏好聽，啥東西拿去給過一個錢？前些時我家男人爲了幾包香煙，被他們抓到隊本部去要當壯丁辦了，說好說歹才用錢贖了出來，氣得他背了包袱雨傘出門去了。如今剩得我一個婦道人家在維持，不做這生意呢，又顧不住一家幾張嘴，正經開了門，又不知那班強盜來打劫幾樣，你又沒法同他計較……」

「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婆婆七老八十歲了，大的二個兒子如今不敢落家來，祇有一批小兒小女，祇會吃不會做，日子啊！比日本鬼在時還難呢！幾時才望得個太平？」

「你兒子如今在那裏？」

她笑了，眼睛亮晶晶地，用手指着龍頭山頂的三個砲樓所在地。

我也會意地笑了。

『逼得沒法了啊！』她解釋着。

『村裏頭人多不多？』我也指着那面問。

她點頭：『你說來不信，連女的都去了，父母也管不住。』

有人來打酒了，她去招呼生意。我帶着興奮踴回家去，被民間沈默的積極的反抗情緒激動着，把這一切都告訴給母親聽。

半夜裏，我被一個聲音喚醒了，這是大龍那孩子，他推着我，低低地說：

『孃孃，你聽，你聽呀！』

我果然聽見石板路上有輕輕移動沓雜的脚步聲，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走着……

有人拍打祠堂的大門，裏面問是誰，我聽不清外面說了幾句什麼話？門就呀的開了……

『他們進祠堂了。』大龍凝聽，在黑暗中小聲說。

『祠堂裏有什麼？』

『軍糧呀，自衛隊本部就在近村莊裏徵得來，統統存在這裏！』

『出去看看怎樣？』我一面喚醒母親，一面想下牀來。

但大龍按住了我：

『走不出去的，現在每家門口都站得有崗……』

我凝神傾聽，祠堂裏有人出來了，似乎抬着重東西，走過我家門前，好一會才都走遠去……

靜寂中很遠地傳來幾下鎗聲，又寂然了，我們都屏息傾聽，不知道發生了怎樣的事？……

『這個方向是隊本部，』大龍興奮地說：『去繳械去了！』

我摸索起來，穿好衣服，開門出去，大龍緊跟在我後面……

祠堂前面漸漸集攏來一些人，管祠的人正在向保長報告。

『他們說是鄉公所有緊急公事，我開門，有百來個人進來，搬了穀袋出去，他們說：本來是要發還人民的，但怕自衛隊頑固，又向大家徵收回去，所以拿走……他們說：如果保長……』

『怎樣？』保長在黑暗中恍動着蒼白的臉急急地問。

『不許抽丁，不許徵糧，對老百姓要和氣，聯保處的二個保長是他們帶去的，要等到改悔了才放回來……』

『我可是二面做人難呀！』保長苦笑着說，一面又命令管祠人：『敲幾下鑼罷！不然：上頭要槍斃我的，說是匪過境都不通知……』

『他們可是泥菩薩落水，祇怕自身都難保着呢！』一個鄉人冷笑着說，走了開去。

伯母來把我們攔進屋去，一面埋怨：

『有什麼好看？萬一碰到……』

外面打起鑼來，有一下沒一下地敲了些時，就歇了。

『睡罷！睡罷！這些事情時常有，往後看都看不完……』伯母推我回房去，自己吹燈上床去睡。

我清早起來再打聽，才知道離這裏五里路的整個自衛隊駐紮處被人民武裝繳了

械，隊長被帶走了，滿邨裏貼着反對征丁征糧的標語。

我出去，一路看那些用土紙寫成的紙條：

「反對征兵抽丁，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軍糧急如火，那管百姓餓斷種！」

「地主糧食堆滿倉，窮人餓得眼光光！」

「……………」

我不知不覺已走到市場裏去，奇怪的是今天市集熱鬧得像過節：肉鋪子，魚担，水果，蔬菜……甚麼都有，人鬧鬧攘攘的，臉上都帶着笑容，小販們用高興的聲音叫喊着。

我看見二堂嫂的二個小女兒坐在地上在賣蠅螬，還有一盆是阿發捉來的小鯽魚。她們笑着喊我。

『你們那裏弄的蠅螬？』我奇異地問：

『和妹妹摸的，婆天天規定我摸二小籃。回家才準吃飯！』

我嘆息着，也高興着，看見一個肉案子，就走過去想買些肉給這一羣不斷地勞動着的孩子們下飯，聽見那賣肉的年青人在大聲說話：

『可也讓我們做幾天自由買賣了，狗娘養的，這次可叫金蕭狠狠地逮着一遭！……』

『聽說連機關槍都乖乖地交了出來？』另一個問。

『飯桶，紙糊老虎，祇會嚇嚇老百姓！』賣肉的年青人罵了一句，忽然提高嗓子吆喝：

『買賤肉吃啊！只要一萬六一斤！』

一個老年買主瞪大了眼睛，趕緊把肉拿到鼻尖下去嗅着。

『莫非是壞了的？』

『你老人家識不識好歹？這是半夜裏現殺現割的八月節大肥豬！』

『你捨得賣這麼便宜？小夥子。』老人笑着問。

『譬如叫那些穿黃狗皮的半隻半隻硬背了去，不如我做一次公道生意！』

另一個助手也嘲弄着他：

『看你高興到這樣？回頭上祠堂抽籤，又該看你哭喪臉了。』

『你道他們還敢抽丁？誰有這樣一棵頭敢去承當？阿興保長？你沒聽說失蹤了半個多月的二個保長是誰帶走的？』

那老人買了四兩肉，滿心滿意地嘆了一口氣：

『今朝市面真整齊，好久不見這光景了！我說啦，如果真換了朝代，敢怕到還有好日子過……』

我的伯母也擁進人堆裏來，手裏提着半籃雞蛋，看見我，就一把扯住了：

『你說我五十萬送得可冤？又不抽丁了呢！』

『去要回來好了！』

『我找半天保長，保長被縣政府傳去啦；曉得幾時才回來？他們這些官府裏的公事……』

『算了，不抽丁就好，錢丟了也祇一次。』

『算了？五十萬啦！況且多少人都還沒交去……』

『人家運氣好，救命王菩薩救了命！』賣肉的小伙子把肉遞給我，接嘴說。

『你個小斫頭的，真算好運道！』伯母罵着，又氣又笑。

『大娘！不瞞你說，這口豬預備殺了抵壯丁費的，你看如今我都賤賣了，讓大家歡喜歡喜！』

『你買了肉？』伯母驚奇地問我。

『是啊！大家歡喜歡喜！』我笑着回答，怕她罵我浪費。

她從肉案子上搶過一把刀來：自己割了一大塊肉，藏到雞蛋籃裏去。

『你們這樣高興，我偏要白吃你這一遭！』她指着賣肉的年青人大聲笑說。賣肉的大笑起來；

『你倒像那起穿黃狗皮的，大娘！自己動起手來了！』

伯母笑着扯着我擠出來，一路說笑回家，把肉交給二堂嫂去收拾。

堂嫂輕輕地扯了我一下：

『阿妹！你跟我來！』她提着桶髒衣裳走出門去。

我隨着她，走到池塘邊去，看見大堂嫂的兒子坐在石橋上啃桃子，袋裏裝得滿滿的。

『你看這小鬼，你還沒去上學，倒來這裏偷桃子吃，留神撞到阿婆，那才是吊死鬼撞見瘟神，沒得說了……』堂嫂罵着。

那孩子一溜烟逃跑了。

堂嫂放下桶子，從口袋裏掏出封信來；

『阿妹！你看怎麼好？他來了封信，說要回來……』

我看信，堂兄寫着江西的××總署已經解散，他奉命辦結束，直到最近也回上海，現在準備回鄉來蓋新屋，替父親造墳，叫她把他才在上海結婚的事自勵告訴伯母，不要意氣用事，使老人誤解，因為等新屋落成他要帶新婦回家歇夏……

『他忽然那裏來這許多錢？』她詫異地問我。

我微笑，想到最近報上轟動一時的江西××總署大貪污案，這事件牽涉了很多

主管人員，但却始終逮不到一個人犯……我猜想堂兄和這案件有顯明的關係，因為他正是辦理結束人之一。但我沒有和堂嫂說起，我不忍叫她為這些事再難堪了。

『阿妹！做人難啊！他明明是要我自己承認他們的正式關係，這些話連我說出口都覺得醜：他沒想想把我丟得算什麼？我不答應呢？這許多孩子怎麼辦？鄉下地方，男人娶幾個老婆沒人說話，女人離婚可成了人人笑得的話柄呢！』

『你怕什麼？錯的並不是你！』

『我想呢：人也老了，況且從來生得笨，半輩子牛馬都做了，也不想如今來爭一個男人！能夠過得去，把孩子們拖成人了就算，我又沒想跟他去享福，我祇是一雙手養不活這些人，不然，離開這家就是了，叫別人看着礙什麼眼呢？』

『離開他是對的，祇是這樣是不公平的，你已經成了他家的犧牲物了，養育孩子，做牛做馬過了這些年……』

『他想到嗎？他能想到就好了！阿妹！我想，我也不告訴他娘他的什麼事，等他回來自己說，我更要看看他是怎樣個情形……』

我點頭。她走下池塘去。我獨自坐在石橋上，盤算着一個問題：我和二堂兄不見面有五年了，記得戰時大家在重慶，他已是終日沈迷在升官發財的迷夢裏，爲了這，他的行爲也越卑鄙，使我對他的憎恨也越來越深，他呢？也不滿意我的思想行動，勸我不理時，就威嚇着要把我送到集中營去，直到我離開重慶去北方，從此就沒有再見過面。

我很不願意在這鄉間和他見面，我想像得到他現在的發展，我們中間是勢不兩立的仇恨和憎惡，彼此都很清楚，也都無法妥協，而爲了他對結髮妻子的無恥行爲，我更無法沉默……

堂嫂在喚我了，我和她一起走回家去，對於這個沈默地受苦的女人，我同情她，苦苦地爲她計劃着找尋更好的出路，她已經自覺地要離開這家庭了，但當然決定並不能在現在……

伯母一看見堂嫂，就怒氣沖天地嚷：

「你也曉得死回來的？這時候，鍋子還冷冰冰的，叫田地裏的人回家吃啥？你

是吃現成米飯，不曉得別人辛苦。這些衣裳，好歹是破布一團，早不洗遲不洗，却到這時來裝相，難不成倒叫我燒給你們吃？那末大兩個姑娘，連尿片子都不洗一塊，做小姐也沒那樣舒服。！……」

二堂嫂放下衣服，趕緊從柱子上拿了個鎖鑰去搬柴。

『你又去搬祠堂裏的柴？我說過不要動它，叫小死屍去斫現在的燒……整日吃飯不做事，讀書，讀你娘個×！』

『柴太濕，不好燒啊！』

『放屁，又不教你去放火！』

媳婦無可奈何地放下鑰匙，到廚房裏去拿淘籬量米。

『有算計些！』婆婆又在她身後叫；『白米飯，糟蹋不得的，小鬼們一個個塞着人小肚皮大，沒個分寸，一天煮那些飯，到把餓鬼都引得上門！』

我聽得皺了眉。

『孩子們營養不夠，飯就吃得多，也不好怪他們……』母親說。

『營養？你沒見那二隻豬成天吃糟水，也要長得白白胖胖的，依我說：是塞得太多了，長不大……』伯母咕嚕着，走了出去。

我告訴母親，這幾天堂兄要回來，她同樣覺得我和他見面不大妥當，她說：

『你去城裏住幾天，避開他算了，這樣的場面最難堪了。』

我點頭。晚上就在飯桌上告訴伯母，過兩天我要回城去，替小女兒買奶粉，另外處理幾樁事。

『怎樣？住厭了吧？該死，我也忘了替你換房間，明天一準搬；我老了，事又煩，你提一聲就好了。』她笑着說。

可是第二天傍晚，一乘轎子憩到家門前，走下來的正是肥胖軒岸了的堂兄，他渾身嶄新的西服，帶着好幾口新皮箱，一大堆水果點心……

伯母被兒子意想不到的歸來弄得怔住了，她更意外的是他的那種氣派，不大能夠相信自己的眼睛；

『阿森！是你嗎？怎麼弄的？……』她喃喃地問，忙得接行李。

堂兄除下帽子，皺着眉打量灰狹的陰暗的小屋，撞着擠挨着的小孩子們，忽然發了火：

『出去，出去；那來這麼多小鬼？』

小鬼們都張着嘴悄悄地溜掉了，堂屋中祇剩下伯母，我和母親。

『你不認識？阿森：這是阿嬌和阿妹，她們來了不過才幾天……』伯母提醒他說。

他打着哈哈，拿出塊手帕來先擦眼鏡，重新帶上它後才說；

『這屋裏黑得什麼都看不真！』他又用手帕去拂拭坐椅，然後坐下來。

二婆娘啊！你也出來打盆臉水，自己男人來了都不管一管！伯母喊着，但口氣很和善，自己隨即也趕了進去。

堂兄坐舒服了，吁了口氣仔細打量我們：

『想不到，阿嬌，你們也回來了，你看我怎樣？老了吧？』

『你？發福了呢！』母親冷冷地說。

『哈哈，可你老人家真老了，弟弟們還好嗎？』

『混罷啦！也沒什麼好的！』

『你由西北回來多久了？』他問我。

『勝利後。』

『小孩子，我當你總進了集中營。還是從前那種看法嗎？』

我沈默，祇笑了一聲。

伯母出來時，使我吃驚的是她並沒有抱外甥，却抱着個從未沾過手的小孫女，那女孩現在被套上件花布衫，又穿了鞋子，還帶上我送堂妹那孩子的小紅帽子，使我一時眼都看花了。

『叫爹呀！小呆子。』祖母用慈愛的口吻逗引她。

堂兄皺着眉：『這孩子怎麼還是這麼一點，簡直沒有長大！』

『他娘塞壞的，成天沒頓地吃！』伯母坦然地說。

『媽！那個竹籃裏是蜜柑，你拿只給她吃，哦，大家分分……』

伯母把女孩放下地，打開那籃子：

『阿森！你化錢買這些，就不想想……』她埋怨。

『帶回來孝敬你老人家的，』堂兄笑着說。

『我呀？我沒那大福份！我祇求還清債務，把你爹的事弄好，就死都閉眼睛了。』

『我來鄉下正是爲這些事，你放心，做坟，起屋，替你老人家買壽材，我請了一個月假……』

伯母瞪大了眼睛，把柑子放回篋裏去了：

『你？現在動不動就是上千萬……』

『我知道，我通知他們匯款來的。』

伯母着慌起來！

『匯款？你說多少？……』

『四千萬！夠了吧？』

『你神志都不清，人家變田賣地往外跑，你還往家裏匯？』

『這是我的本領，』堂兄打着哈哈驕傲地問。

『哼！這給那些背皮帶的打聽到了，倒是請財神的好機會！』

『你怕得奇怪；』堂兄說：『你看看這是什麼？……』他打開箱子，翻出一個鏡框子來，是蔣中正的半身放大相，上面還寫着××同志和蔣中正贈的字樣，是堂兄的名字。

『我把這掛起來，誰敢惹我？我一張名片，不管保安處是政府都得賣賬……』他傲然地說，在堂屋中滿處找地方來掛。

『還有那金蕭！』伯母低沈地說。

『什麼？』

『鬧共產鬧了幾年了！……』

『喔！你怎麼不早說？』堂兄吃驚地轉過身來埋怨。

『我知道嗎？你也沒個信來問這些呀？』

『好得我還沒穿軍服回來，那可不是玩的，我得早回去的好，也要把這些情形

做個報告……」他一面說，一面把那相片重新按放到皮箱裏去。

「還是不掛爲妙！」他自言自語地說。

我笑了起來。他回頭看我，有些生氣。

「現在知道了吧？」他向我嚴厲地點着頭：「連自己鄉裏都弄得這樣！」母親也微笑着，但大家都沒回答他什麼話。

大堂嫂端了一碗點心出來，放在堂兄面前：

「二弟！」她親熱地喚。

「你沒吃飯吧？先把這雞蛋吃了再說。」伯母在旁邊勸着兒子說。

他點頭。拿起筷子來，看了一眼：

「這是什麼筷子？」

「怎樣？」大堂嫂吃驚地問。

「沒甚麼；我在上海用的是象牙筷。哦：在箱子裏，你叫大龍他娘來替我找

找！……」

『她在屋裏，不肯出來。』伯母趕緊說，一面示意要我去勸。

我走進房去，看見二堂嫂坐在自己床沿上，痴痴地在想什麼？

『你還不出去嗎？今天怎麼有空坐了？』

『她們都搶着做事，不叫我搭手，阿妹，我不想出去，我心煩……』

伯母也抱着孫女進來，女孩啃着個柑子。她心平氣和地說：

『我叫小玉和大婆娘去清理祠堂裏那間屋了，等下你把阿森的東西清清，今晚你們去那邊歇，男人回來，倒哭喪着臉，他又沒得罪你……』

『不是說那間屋讓嬸嬸住？』堂嫂問。

『你難道不曉得他看不慣骯髒地方？反正過幾天他就走了，那時再讓嬸嬸她們搬去……』

『不用；』我說『我明天回城裏去，媽媽也想和我一起走呢！』

伯母拍手笑了，正要說話，堂兄却在叫她，她趕緊走出去了。

我聽見堂兄笑着說話：

『媽：您老人家看看這相片，這是您的媳婦啦！』

『胡鬧……小玉；拿我的眼鏡來……哦；人長得到不醜，臉長長的，這頭髮真難看，捲得怪相……』

『您還中意不中意？』兒子嘻嘻笑着問。

『阿森哪：說笑話管說笑話，你可不能做出來，你爹的骨頭還沒安排，道場還沒做……』

『您放心，我不會糊塗這樣，先辦爹的事，再……哦：這箱衣裳是她做來孝敬你老人家的，你來看看可合適？……這是皮襖，這是駝絨的，這是夾的……』下面的說話不大聽得真，祇是伯母吁着氣：

『錢哪！都是錢……』

兒子又小聲說着什麼？

伯母悠悠地嘆了口氣：

『本來呢！阿森：你是頂二房香火的，理該再娶個二頭大，可是哪……鄉下人

的那些嘴，你不是不曉得？」

「媽：您別管，我統會安排！」

我旁邊的堂嫂突然撲到床上去，低聲飲泣起來……

晚上，好像一切都由母子倆個商量妥了，堂兄在燈下端着酒杯，用他的象牙筷子挾着雞肉，慢慢吞吞地說：

「她自己不學好啊：當初帶她出去，就是想讓她見見世面，學些禮貌，人情世故……沒想到這末多年了，識的字也還是數得清的幾個，媽替我想想，我外面弄了這樣個場面，也有個應酬什麼的，要個像樣點人替我分分心力，交際哪！聯絡啊！她怎麼擺得出去？我想呢！她是爹選的媳婦，我也不好錯待她的，媽：您老人家也上了年紀，累了這些年，把家事交給她，讓她帶着孩子在鄉下過日子，你呢，沒事找阿嬌教教你禮節，應酬，過些時我帶您外面媳婦那裏住一時，做個現成老太太算啦……」

「那些債呢？」

『債？』

『是呀！從你們老婆兒女回來了，一月成幾担白米嚼下去，都是借來的，一共百多担。』

『我也寄些錢回來過。』

『那呀：怎麼呢？你問問現在米價看看。』

『借的誰家的？』

『小玉的！』

低頭爬飯的阿發吃驚地抬頭，看着平靜自若的丈母。他臉通紅，可又沒敢說什麼，趕緊又低頭去吃飯。

『有那許多？』

『怎麼沒有？人家雇長年一年十多担穀，還要出錢，你妹夫祇算得我一半，他也租着別人的田種，幾年來的收成都被我家人吃光了，連本帶利……』

『當長年又租別人的田種？那末小玉怎麼算呢？她在家裏的一切用度，伙食，

還有個小孩？……」

『你呀，你做哥哥不害羞？』

伯母話還沒說完，抱着孩子吃飯的堂妹早丟下碗，氣得眼淚直淌，衝回房去了。

『我的爹呀，你不該死得這樣早啊！害得我家比沒家還慘……』她在房裏捶着床哭喊。

做哥哥的仍然平靜地端着酒杯，嚼着雞肉，祇笑着說：

『這傻女子……』

伯母回瞪了他一眼。

『阿森：你算啥樣？回家來屁股沒放到板凳熱，先同個妹子算起賬來？我哪，我可是女兒兒子平等對待，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一共祇剩得你們一對人了，你不可憐妹子埋沒在鄉下，一輩子沒有好日子過，顛倒……』

『我也沒多說，我是想，我家沒田沒地，憑空倒養個長年，說出來不怕別人笑

掉牙齒。」

聽到這裏，阿發突然紅着臉站起來，他看着堂兄，眼睛裏冒火。

『我是早就要走的了，』他憤然開口：『阿舅：你放心，你家什麼也不欠我，倒是我前世欠了你家的債啦！成年到頭什麼都做到，一天到晚茶水都沒見過面……』他推開飯碗，向伯母看着：『明天我走啦，我回張家山去，委曲你女兒了，她留在家裏享福就是啦！』

他抽出腰裏的煙管，走出大門去了。

『這算什麼？這混賬東西！』堂兄怒冲冲地看伯母，『他怎麼說沒欠他的？』
『你聽他講氣話，這些事他原不大管，都是小玉經手的，他呀！他是段木頭，你同他講不清的。』

堂兄在鼻子裏哼了一聲。

『大龍也大了，這些孩子都像娘，笨得提拔不起，不如讓他在家裏做莊稼，我想拿點本錢，在市裏開個香烟店甚麼的，要他順便學學經營，在地方連絡連

格……」

「我也原說這孩子不用讀書，太老實，倒是小龍那小鬼機靈，讀書勤快，成績也好，將來叫他跟你外面讀幾年書去怎樣？」

「把上期的成績單拿來我看。」堂兄向孩子說。

大龍沒有答應，我看他眼裏有二泡眼淚在發亮。

「去拿來呀！笨東西。」

「在我的燒香籃呢，」伯母回頭說：「大婆娘：你到是去看看。」

「我的已經撕掉了，」小龍慌忙說。

「小鬼，不是好好的在那裏放着？你前天還唸給我聽過！」

「撕掉了！」小鬼固執地說。

但堂嫂卻把二張成績單遞過來了。

「喏：二弟。」

堂兄放下酒杯，仔細地審視，撲哧地笑了出來。

小龍趕緊爬完碗裏的飯，溜下桌去了。

『還不錯是嗎？』伯母得意的問，『那小鬼？……』

『不錯：倒是留了一級。』

『啥？』

『沒升班，好小子，曠課又多，天曉得，瞞得你緊騰騰的……』

伯母大驚小怪地問：

『你看錯了吧？是不是大龍的？』

『大龍倒不壞，祇是曠課也多！』

『那真是見鬼，……大龍：你好？你兄弟降級，你都不說起，他不上課，也該

告訴家裏一聲，你這個白長白養的東西！』

『我說你也不會信，我自己不能到學校裏去，怎知道他曠課呢？』大龍抹着眼淚回答。

『好啊，你們聽聽，他可是真存了心！』

『都是廢料；』堂兄搖頭，放下酒杯；『給我盛飯來！』

『二婆娘！』伯母叫，見沒人答應，她小聲問我：

『她不吃飯？』

『她心裏不痛快，』我回答。

『由她，由她！女人都是這樣，過幾天會好的！』堂兄接過兒子盛來的飯，一面說：

我實在生氣，瞪眼看他：

『你也不想想，他爲你生了那些孩子，過了多少年苦日子，現在你……』

『她自己不爭氣，你不是沒有見過外面的官場，那些太太，誰跟她一個樣？我不能沒個幫手。』

『笑話，你給他上過學？讀過書？說現成話幹嗎？這不是你遺棄他的充分理由！』

『哼，我也沒說遺棄她，我給她穿，給他吃，什麼也不缺乏她的，幾個鄉下女

人有這樣舒服？」

『你連人性都沒有了……』我憤然說，但母親在桌下用腳踢着我，我沈默了。

『妹妹：你要解放婦女，到外面出風頭去，我的事你管不着！』他也憤然回答。

『說什麼呢？』伯母煩亂地揮手『男人家在外面，要個人招呼是真的，從前你爺爺……』

我聽見小女兒睡醒了在裏面叫喊，就走進房去，把他抱起來，看見二堂嫂仍是朝裏睡着。

『吃飯吧！』我說：『你生氣也活該，他不會回心轉意的！』
她轉過身，扯住了我：

『阿妹：你明天走，替我外面找個事。做工，當娘姨，什麼都可以，我是笨人，我天生祇得用一雙笨手掙飯吃，我走就是了。』

『好的，孩子們呢？』

『由他們吧！好在他們說過了孩子是國家的小主人，想來總不會虧待他們的……』

『那真是打官腔罷了！』我鄙笑的說。

『我想來想去就祇有這麼一條路，趁自己有氣力，還掙得飯吃，能夠有空呢，我還想補習補習……阿妹：我可要跟你！』

『跟我？』

『是啊！你講公道，你不會看輕我這苦命人的。』她哭出聲來了。
黑暗裏，大龍不知什麼時候站在我們身後：

『娘：我的衣服都在那裏？』他問：

『床下箱子裏，你幹啥？』

『我清理清理。』

我回過頭去，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但他那語氣裏蘊藏着點什麼，使我驚異。
我和母親也清理東西，決定明天動身。二堂嫂被伯母扯着勸着，去祠堂裏剛打

掃出來的屋裏去了。

夜很深，阿發才回來，他臉色很難看，進門來一聲不響地發傻。

『你去那裏了？你這呆大？』伯母低聲的問。

『完啦！』他搖頭，這壯大漢子在哭，眼淚成串地落。

『又是抽丁？』伯母驚心地問。

『我去了張家山……』

小玉從屋裏奔出來，紅腫着眼睛扯住他；

『你死到那裏去了？要走我們一起走，這裏住不來，回家去！』

『回家……』阿發痛苦地低了頭；『房子都燒掉了，回家個×！』

小玉怔住了；『怎樣？』

『清鄉啊！斫頭的軍隊比日本佬還凶過頭，一聲清鄉。一把火燒光了山窩子，

老百姓預先趕開了，大家連棉被多沒搶得出一條……』

『這種斷命行事！』伯母重重地嘆息：『不怪人家金蕭越來越多！』

『逼人上山嘛……如今一村人男男女女都去了，去得對，娘的，我也跟他們造反去！』阿發抬起頭來堅決地說。

伯母扯着他，放低了聲音：

『你們這二個孩子啊！我還不是爲了你們二口子沒田沒地，將來難過活，趁我掌家時好給你們留幾個……二婆娘看看好說話，心裏有算計，是個利害腳色，不爲了這點，她肯在這裏守活寡，商量好的呢！不聽說家要交給她？又是蓋新屋，又是開店舖，將來還有你們二口子吃飯處？連我都怕難呢……』

『我啊，我寧願去討飯！』女兒撒嬌地說：『我祇替大嫂氣不平，媽年紀大了，有個三長二短，孤兒寡婦怎麼過？白吃食，看臉嘴，有得她受呢！』

『小鬼又不爭氣，留了級還瞞我……』伯母說着，看見大媳婦流了淚，趕緊又說：『你呀！哭個屁；我又沒斷氣，還容不得他們折人家的打算呢！倒是往後放勤快些，作事好歹搶個先，別叫人抓着個話柄，連我也難處理！……』

我在房裏咳嗽，她們全體沉默了下來。

『去睡吧，睡吧！日子總不能一天過完的呢！』伯母說，提着燈進廚房去了。天剛亮，我就起來細行李，一面去和伯母說，要雇個轎子。

『你昨天又不提，如今雇人好難，年青男人都走光了啊！大龍；大龍啊：你到是起來替孃孃去找找人看。』

我回房來，也喚着大龍，不見他答應，就撩起他的蚊帳來，看見二個女孩熟睡着，大龍並沒有在床上。

『他起來了哩！』

『這小鬼；我又沒聽見開門出去……』伯母疑惑地說：『是不是到娘那祠屋裏去了？』

正說着，二堂嫂走了進來。

『你沒見大龍？』

『沒見過。』

我忽然記起他向娘要衣服的事來，撩起蚊帳，看見箱子空了，裏面沒一件衣

服。

「這孩子是走了！」我自言自語說。

二堂嫂扯我衣角，悄悄地塞給我一張字條；

「這是今早放在我那祠屋的窗格子上的！」

我打開紙條，上面寫着歪斜的幾行字；

「娘；你跟孃孃去，她講公道，我不要做生意人，我看不慣爹的行事，還是去

當小鬼好，我要走公道路。」

「當小鬼？他可是去尋死？」堂嫂低聲問我，眼淚流在頰上……

我團皺那紙條；

「他找到一條正路了，別替他耽心，這孩子上山去了呢！」

她嘆氣，紅腫的眼睛亮了一下；

「由他！我是泥菩薩下水，自身都難保。」

門外忽然有一陣腳步聲，幾個孩子的聲音恐慌地哭叫；

『媽呀；又是大兵來了！』

伯母急急爬下床，關好大門，自己在窗縫裏看；

『不得了，那來這些軍隊，都進祠堂去了。阿森呢？把阿森去叫起來，把箱子搬過這裏來……』

但堂兄自己推門進來了，手裏提着些衣服；

『討厭；怎麼鬧得這樣凶？媽；我睡到你床上來好嗎？』

阿發也隨着進來；

『清鄉，清鄉；清你娘的×，』他憎恨地大聲罵。

『阿森；』伯母跳起來：『聽我說，你馬上走，這一來不用想過太平日子，你在這裏惹出事來犯不着！』

『不怕；軍隊清鄉是對的，奇怪，你們這些女人……』堂兄躺在伯母床上，閉上眼煩燥地說。

『軍隊擋得個屁，』阿發大聲嘲笑着：『這一來，怕金蕭不來繳械，這是肉包

子打狗，正合胃口呢，」

『真的，』堂兄一骨碌坐起來問。

『走吧；走吧，』伯母煩亂地揮手：『誰教你當這個狗頭獬豸官，將來白送命罷啦，這種時勢……』

『我走也好；』堂兄下了決心：『看樣子鄉下也別起新屋了，將來自己也住不着……』

二堂嫂跑進來，告訴我：

『轎子雇好了，老價錢，二個人十八萬，不管飯。那二個轎佬說要走趕快走，不要在這裏上轎，到村後去上，免得軍隊拉人……』

『好；你替我清行李去，』堂兄說。

『你，』

『我馬上走。』

『好；我先告訴你，我也要走。』

『你這是存心搗亂，這種時候，我和你說了一夜，你還沒想通？』

『我又不要跟你走；』堂嫂輕蔑地說：『你以為我貪舒服，想跟你出去當官太太？哼！遲了，我早沒做夢。』

『那你說什麼走？』

『我走，我自己找路去，我看透了你，連你的兒女都恨你，大龍上山去了。』

『上山？』

『那個說的，』伯母着急地問：『這怎麼辦？』

『怎樣？』堂兄莫名其妙地問。

伯母扯着他，走到門口，指給他看那座又高又深密的龍頭山嶺和嶺上一連三個

大炮樓：

『那邊哪，那是共產的老窩。』

堂兄一句話也不說，只拿起自己的衣服來穿：

『叫轎子快來，我馬上就走！』

『你又着急這一刻了，』伯母說：『連早點都沒吃。』

『走的好，走的好，連兒子都上了山，萬一他全盤說了出來……還是走的好。』我微笑地看着他：

『對啦，你還是走的好，現在知道了吧？……』

他苦笑着，不回答我，卻扯着西裝褲往祠堂裏跑：

『大龍娘；給我那條玻璃褲帶，快些！』

『我們怎樣？』母親問我：『走不走？』

我望着那山嶺和浴在陽光裏的一排三個大砲樓，我忽然大笑起來：

『媽：你老人家慌什麼，我們還怕沒路走？』

『對啦，』二堂嫂皺着紅腫的眼睛笑了。

村子裏打起鑼來，一個衰老的聲音在喊叫各家送五十斤米到祠堂裏去繳軍

糧……

『呸！』阿發鄙夷地睡着口水：

「留心晚上吧！」他帶着會意地微笑低聲說。

鬼門關開放的時候

事情發生在清明節的前三天：

天不亮透，長叔婆就摸摸索索地下了牀。她淨了手，繫上裙子，屋前屋後到處插過香，就在灶王爺面前摘下那隻香籃來，拿到堂前的四仙桌上，整理着盛在裏面的元寶和冥鈔，統統放到桌子上去。

她仔細地檢看着每一張冥鈔，看有沒有忘掉點硃的，那上面每個硃圈都是她念過經的記號。看到完全沒有遺忘，她才把它們用紅紙封起來，一疊疊地放在一邊，又去檢查箔紙糊的元寶了。

長叔婆在唸佛婆婆中有現在的地位，正是因為她這點不苟且的仔細和中年就開始了的吃齋。她唸經認真，說多少是多少，連一個字都不會差，她認為偷了經死去了會下割舌地獄的；而且她沒兒沒女，身邊清清靜靜，除了老伴長老漢再沒旁人

了，成天閒着也是唸經，積積來世的福。

等元寶也檢查過後，她就到房裏的米缸蓋上捧出二隻紅皮紙裱糊的嵌金小紙箱來，把元寶冥鈔都裝了進去，貼上金銀鎖，唸了封箱咒，又用紅紙包好，然後找出一個青布包袱，把它們繫得伏伏貼貼，才放在一邊，自己點起香來唸早經。

她一面唸佛，一面心裏計算：這二隻紙箱是半山的財主大娘定下的。少財主去年死了老娘，特地打發老婆從城裏悄悄地趕回來做週年祭祀。長叔婆想到去年財主家做喪事的盛況來——四鄉的唸佛婆婆都到齊了，整整跟和尚道士唸了七日七夜的經，酒席流水地開出大廳來款待來開喪事的本家親戚們吃喝，黑漆的棺材擺在正中間，亮得好當鏡子照，唸佛婆婆們偶而憩下來，大家就不禁豔羨地談論老太太的福氣好，過了一輩子舒服日子，死得也體面，雖然少財主又賭又嫖沒個人品，但名聲上到底也好聽……。

長叔婆想着：僅僅一年光景，這次週年祭祀就顯得太淒慘了。會稽山裏紮下了人民武裝，少財主怕共產又怕兵，沒敢回鄉來鬧這些虛榮故事了。財主大娘卻是個

有名的精明脚色，和婆婆生前又不大和睦，所以祇決定清明那一天去新坟上添點土，祭一祭，燒點「箱子」就算了，她那天打發個長工來囑咐長叔婆趕着紫二隻箱子唸二千卷經替她送去，還叮囑又叮囑不叫任何人曉得她回莊子來的消息。

長叔婆忽然有些心境不寧起來，她想到自家過清明也該安排着打發一下祖先，起碼是四色菜，一付三拜臘燭才行。往常年月好，鄉裏人也早忙忙碌碌地做點心了，坐在家裏也有隣舍送熱糕來吃的。今年呢？有許多人連舉火都難，男人走空了，田地荒蕪着，十家有九家被軍糧迫得上吊都沒路，就有升把餘糧也要留起來熬粥度日了，誰也沒心思安排着過節，這年月連鬼也會餓急了的呢！

她放下唸珠，從底衫袋裏掏出個小荷包，挖出幾張爛鈔票來，壓在香爐底下。她想起今天是高橋鎮的集期，後嚮打發老伴送箱子財主家去，順便帶四兩豬肉和一塊豆腐干回來留着上坟。老頭子有上半年沒吃過肉，這些時耘田車水地怪起勁，也該替他上上油。這是她自己唸經積的私房，藏在腰裏好些時都不讓老頭子照過面的。

因爲自己想了豬肉，她覺得再唸佛就不恭敬了，站起身來，脫了布裙，她走進廚房去放出三隻老母雞，檢了一個蛋，就往灶裏塞了一團稻草火，煮了些水泡飯，還從地窖子角落裏挖出個紅薯來洗了切進去煮着。

往常她們也不是能過早的，但既然要打發老頭子趕路，一來一去二十來里，就少不了他這一頓了。

等水泡飯在鑊裏沸沸作響時，長老漢在屋前和誰打着哈哈，一會兒就揩着個鋤頭走了進來。他皺着鼻子聞了幾下站下來笑了：

『番薯香了呢，你捨得燒吃？我道你要藏過明年下種了呢！』

老太婆從灶下鑽出來，揮了揮身上的碎稻草：

『你吃了早飯，替我把兩個箱子送到半山莊子裏去，要親手交把財主大娘，她這兩天吃齋。』

『我道你殺雞打酒爲啥？又派下差使來了！』老漢打着哈哈，放下鋤頭去洗手

『你去望了田頭水？』

『可不是，昨天辛辛苦苦車到齊秧高的水，早晨就吃得見了根。再不下雨，池塘都快乾了，就祇好瞪眼看它枯掉。日子越來越不像日子，連天老爺都沒個分寸了！該下不下，等黃梅天做大水！』

老太婆嘆息着，從鑊裏盛了一老粗碗的泡飯和番薯，遞給老漢去。

老漢拔了雙筷子，蹲到門檻上去稀裏呼嚕地吃起來：

『你爲啥不盛碗？』

『你吃完走罷，我又不趕路，肚也不覺得飢。』

老漢喝完了碗底的湯水，站了起來：

『祭過神了，打發神上路罷！』

老太婆捧起包袱來，小心翼翼地遞給他，又交給他那幾張鈔票：『喏！回頭你繞到高橋集上，割四兩肥豬肉回來，錢收好！』

『你怎麼動了凡心，憑空想起豬肉來？』老漢半詫異地取笑。

『罪過！你活顛倒了？後天就是清明都不記得？』

『我啊，才剛和隔壁白癡阿爹盤算拆祖坟呢，你倒還想着作祭祀！』

『越說越不上腔，祖坟也好動的？』

『風水不好，說不定移個方向，敢怕你到會生個娃娃來添呢！』

老太婆啐了他一口，頓着小腳：『你倒不怕雷公來劈你？』

老漢把鈔票塞進腰布裏，把它繫了繫結實，打着哈哈說：

『這年頭，不平事兒多着呢！敢怕有個雷公倒好了！』

『我跟你講正經的，財主大娘說不定會交點錢你帶回來，可不能動用了它的
啊！』

『你放心，你嘮叨了一場，我也不忍心用掉它，不放心你自己送去也好！』

『我打午要去斜店唸經，約好事頭了的。今年清明夠淒慘了，都還沒個響動
呢！』

『人窮了，鬼也沒得化，閻王把你我剩下來不收回去，還不是爲了陰間窮鬼太

多了，怕像陽間一樣造反呢！」

「你個嚼舌根的！」老太婆噙着扁嘴笑了：「你換了年青廿來年，怕也早上山去了吧？老了還想去陰間造反？」

「人望高處想，水往低處流，那個不想有田有地有飯吃？我們這輩子盼不到了，到陰間都不會甘心的！」

老太婆見老漢認真起來，趕忙用話岔開去：「你不換件布衫？」

「奇了，又沒人想招老女婿。」

「人家財主家，連看門狗也要認認人的衣衫的，你也弄得光潔些！」

「屁！我窮是自己窮，跟他們屁相干？」

老太婆急了：「你發作個啥？」

「人窮氣大，稻草烟多，我不睬他的地，不食他的米，是閻王老子我也不怕。

你不見地頭蛇勢頭倒了，娘連做週年都不敢落鄉來，窮人是片破瓦，也有朝會翻身的！」

老太婆氣得沒話說，拿起唸珠來唸佛了。

長老漢也忿忿地提着包袱出門，走不上半里路，又回復了他豁達的心境了。他一路站下來跟人招呼，擦笑話，後來在大槐樹根脚下憩下來，蹲在小燒酒担前喝了一盞燒酒，掂了幾粒鹽花生。『小鬼：老爹呢？』

『高橋打酒去了。』那瘦猴般的孩子回答。

『我托你等有人進村去替我帶個口信，告訴你叔婆一聲，幾個鷄婆早些趕進屋去，莫爲了放野食，叫過路穿黃狗皮的人捉了去……』

『哦！我懂。有來的，我收担子回去順便好告訴她的。』

『小鬼，酒錢記下賬！』他站起來，又興沖沖地上路了。

當他快走到一座涼亭附近時，看見埂上有好些人急急地奔進涼亭去，他也忍不住想去看什麼回事，他加快脚步，走進涼亭，先摘下小竹筒來喝了幾口涼茶，一面和每個憩脚的小販招呼着：『趕集下得早，財氣旺啊？』

『×！儉鷄不着，倒蝕了把米，這年頭是黃狗皮的世界了，那有別人的活路？』

『又遭到打劫了不成？是那裏撥來的軍隊？』老漢吃驚地詢問。

『狗娘養的就像一羣餓鬼，見啥要啥，把市都鬧散了。聽說是縣裏撥來清鄉的。』

『鄉都清得空蕩蕩的了，連狗都打得不剩一隻，又清個×？』老漢咕嘟着說，一眼看見賣燒酒的老爹空着手走進涼亭來：

『你把個吃飯傢伙也被清掉了不成？不是說是去集上打酒的？』

『還說，我提着把壺走着走着就碰上了瘟神。起先他老大高興，當是有酒的，搶將過去，見是空壺，這麼一擦就碎了，我也顧不得檢壺，想起腰布裏還有幾個老本，趕緊送到店櫃上存下了，集上冷清得撞得見鬼。』

『是過境還是駐紮。』一個挑腳的問。

『你默道天黑了他們到會留下來？集裏不是沒通風報信的人，叫山上的曉得了，就有戲文看了！』長老漢自作聰明地猜詳着，索性一屁股坐到石條上，把包袱擱在旁邊。

『你這是啥寶貝？倒包紮得結實。』

『不要碰。這是老太婆的差遣，替財主家送去的，老娘過週年了。是兩箱子鈔票元寶。』

『小心遭鬼掐死，今年清明連鬼都在挨餓呢！』

『還要清×的鄉，那批餓鬼倒先想來打野食了！』

『來了，來了……』小販們輕聲說，張惶地看着埂上一隊穿灰黃軍裝的人走來，都爭先恐後地担着東西離開涼亭。

兩個老漢光着眼睛看着軍隊走進涼亭來，每個人腰裏掛着枝盒子炮，一剎間把一缸涼茶搶着喝完了。

『清明節近，鬼門關開了，』長老漢禁不住自己打趣地說：『敢怕村裏也要打場醮打發打發呢！』

賣燒酒的老爹睜着小眼睛：

『你倒備下了佈施了！』

老漢笑起來，拍拍身邊的包袱：

『你看：關金成疊成扎着呢，還不夠佈施？』

『留着慢慢過日子吧！你這輩子受用也夠了。』老爹也取笑着，聲音笑得很響。

『可惜是財主家的，我作個人情，送你千把萬用用怎樣？』

『你倒說得一身汗，如今千把萬買不了二副燒餅，你真有得送我，我也不希罕這樣一小包，籠統又有得多少？』

『往年有這樣一包袱，買田起屋開金鑲都行了！』老漢感慨地說。

『趁早送到財主家去，回頭來喝一碗實惠，』老爹說着，站了起來。

兩個老頭子哈哈笑着，分路走出涼亭去。

當老漢走了一段路時，站在涼亭門口的兩個掛盒子炮的兵互相做了個眼色，他們同時離開涼亭，悄悄地跟着他走上了那條冷僻的小道。

老漢低頭祇管趕路，心裏掂念着下午要去車田水，脚步就放緊了些。當離財主

的莊子還有里多路時，後面兩個兵互相使了個眼色，同時趕了上來，一個高個子的兵扳過他的肩來，大聲地喝問：

『喂：你包袱裏是什麼？』

『那，那是財主家的兩口箱子，』老漢吃了一驚，喃喃地回答。

『放下來看！』

『有什麼好看？這鈔票又不好使用！』

『你放下！』

老漢放下包袱，回過臉來，認出了剛才涼亭門口的一對來：

『哦！你們跟了我來的？』他吃驚地問。

矮個子的兵聽見他嚷叫，掏出盒子就是一响，老漢在他腳邊倒了下來。

另一個俯下身去拾包袱，提了提，覺得它輕得出奇，急忙撕開青布來檢看，把紅紙挖了個大洞，就禁不住啞了一聲：

『這是他媽的上了他一大當！』

他擲下包袱後，又憤然地一脚飛去，把它踢得散開來了，滾出一些元寶和一扎扎的冥鈔來。

矮個子滿面失望，他跨過老漢的身體，一面扣鎗一面走，另一個也急忙跟着，向原路回去了。

• 下山頭龍 •

刊行者：

著 者 鄒 芳

發行人 吉 少 甫

刊行日期 一九四九年七月

基本定價 三 元 五 角

印刷者 大華印刷所

羣益出版社

上海(〇區)武昌路四七六號

有版權：滬1(0001—5000)

63
4-5



1949.

基 本 定 價
三 元 五 角